

尊敬的師父上人下午好：

慚愧弟子越溪，今天向師父、向諸位老師、學長恭敬匯報的內容是：

文以載道——淺談文言文

杜甫《偶題》首聯云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。這是古人對寫文章嚴肅負責的態度。所謂「千古事」，是指寫出來的文字，要能夠闡明亙古不變的大道而利益千古。若無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的情懷與智慧，便不能下筆著文以傳世。

一、何為文

我國漢字，字字為師，全為教化，它是哲學、玄學，更是真理。將這些字有序地組織在一起，便成文。《釋名》云：「文者，會集衆綵，以成錦繡。合集衆字，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也。」這是以織錦喻寫作，「成辭義」便是宗旨。

「辭」本意是「言語、記錄」。《書》云：「辭尚體要。」意思是言辭要切實而簡要。又《易》云：「修辭立其誠。」這是說好好修正自己的言辭，務令心中充滿誠意。「義」，同時有「善」、「正義」與「合宜」的意思。因此，寫文章要切實而簡要地將道義講述出來，務必於撰文時，不斷「自誠其意」，因「至誠感通」而得以「文以載道」。

這是古聖先賢對於「立德、立言」的訓示。讀書人當好好修品德，以成就德行，繼而用身行言教利益天下。當效法孔子、佛陀，畢生「述而不作」、以教學為本分。故言道而必尊師承，切不可妄言，是為「文不妄作」。千萬年來，歷代聖賢君子所尊重傳承的，不僅是文，更是道，這便是「文以載道」。

二、著書撰文之東西方比較

「文以載道」包括兩個方面：一方面，文必以言道為目的，即使是在文字方面令行文更加美好，也務必言不出正道，修辭雖需要，但必須與義理相輔相成。另一方面，讀書人承擔著教化社會大眾的責任，故對於一些長遠看來會破壞社會風氣的文字，則應幫助大眾規

避。春秋時期孔子刪詩、書，明清兩朝士大夫家族禁止子弟閱讀小說、元雜劇等，便本於此。

「文以載道」的思想，代有傳承。李白遠效孔子，著《古風》云：「我志在刪述」，深望文以載道之正聲，能夠從此「開流蕩無垠」。李白的知己杜甫，亦於少年立志云：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淳。」兩個世紀之後，元稹、白居易復以「文不妄作」自警。宋承唐之續，視文章為「天地真粹之氣也」²，必期文章可將倫理、常道示大眾。及至滿清入主中原，文字學復興於清初，將歷代傳世之作整理、匯集成《四庫》。自始至終，「思無邪」是宗旨，載道是要務。若無道，寫文多致禍，不如不寫也。

西方的文學與時代

西方社會重視力量（power and prowess），故文學多言征伐。古希臘文明，於文字未出現之前，將自己民族的歷史（多為戰爭史）配合七弦琴吟唱出來，稱為史詩（epic）。以《伊利亞特》和《奧德賽》為最著名，由詩史荷馬口傳於世。羅馬文學既敘述人間之戰爭，又說出眾神對人類所作所為的態度，並且參與人類的爭鬥。由此可知，西方世界崇尚競爭，由來已久。

古希臘常以神力加諸人類之上，以明天命之不可違。又有我國古君子「畏大人（諸神）、畏天命」之風。

及至公元前後的羅馬帝國時代，產生了奧古斯都文學（Augustan literature）。此時，羅馬帝國對外則吞併諸國、對內則大興土木，並確立行政管理的基礎架構。帝國宛如旭日東升，其文學以描述人與自然、人與人以及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衝突。此為帝國對外擴張之反應。

十八世紀英國安妮女王臨朝，國家因貿易而擴張，成大英帝國，其詞章，亦以「奧古斯都文學」自稱，因其似羅馬開國，因擴張而多爭鬥。惟此時神力已經退出，全仗人力，文壇班主安迪生（Joseph Addison）的名言是：大理石因雕琢而成器，正如靈魂因教育而進步（What sculpture is to block of marble, education is to the

¹ 見【明】錢謙益編，《杜工部集》△元稹序▽。
² 同上。

SOUL)。西方因競爭、擴張而重教育，唯其所教者，多為知識。前賢培根「知識就是力量」因而名揚四海。戰爭與分裂，文學與現實，互為因果。這與我國公元三世紀至六世紀的亂世文學遙相呼應。

公元三世紀初，華夏孝悌忠信之傳統，與來自北方的遊牧文化、以及來自西方商業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間，發生了文化衝突。一些人因在道德方面無所適從而不安本分，不顧天命，爭名逐利。它的開端就是建安文學的出現，曹操父子是代表人物。

曹氏父子擅長文學卻不重德行。漢獻帝建安（公元196—220年）時，曹操「歌以詠志」，著《龜雖壽》云：「神龜雖壽，猶有竟時。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」以明自己期待革故鼎新、創立新朝之大志。

然而，曹操卻在他著名的《求才令》中，預示了他所創立的新時代，必將始亂終棄。公元220年，為了成就霸業，曹操頒布了《求才令》：「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！」這是說，如果選賢與能必須考慮孝敬、廉正的德行，那麼齊桓公就不能成就霸業了。

此時的曹操，以齊桓公自期，如今看來，是見短期之利誘而不知禍害長久。齊桓公為了成就霸業，唯才是用，感得不孝、不慈的臣子在他身邊，最後不得善終，霸業也蕩然無存，齊國屢遭侵略。昔孔子戒君子：見得思義。齊桓公只見九合諸侯之風光，卻為國無寧日埋下禍根。最後，桓公的後代在權臣田乞、田長父子脅迫下，將齊國讓與田家。

歷史之重複，竟然有驚人的相似性。曹操的霸業未能如願以償，曹丕子承父業而稱帝洛陽，稱文章為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。四十五年後，在司馬昭、司馬懿父子的脅迫下，講帝位讓於司馬氏。

曹丕所謂「文章為經國之大業」，是對的。但若若違背了仁義之正道，最終還是免不了自作自受。「不朽」的是因果昭彰。曹操自比齊桓公，竟然一語成讖，他若知道因果可畏，想必也會未見其得，先思其義，棄霸道而求王道了吧！

曹丕曾於征伐東吳時作賦：「濟元勳于一舉，垂休績於來裔。」意思是自比豪傑，期待一舉立下大功勳。結果卻是曹家功勳未至，天

下動蕩已成。三國兩晉南北朝之亂世，延續三百六十多年。可見，一代文學，若以競爭逐利為尚，置因果於不顧，則紛繁擾攘難息，報應如影隨形，此為東西方歷史之共同教訓，是故古人鄭重告誡後世：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。

生於南北朝亂世的顏之推，苦口婆心戒其子弟，言談寫作，務必謹慎，「諷刺之禍，速於風霆，宜深防慮，以保元吉」³，即出言不遜致禍之速，比疾風雷霆還要快。故當嚴加防範，方能令吉祥常在左右。諷刺尚且不可，何況自讚毀他！

由是可知，現代新聞學以「負面報道」為佳作，以「揚惡隱善」為原則（Bad News is good news.），其流弊，較曹操父子自比霸王之患，千倍、萬倍都不止！《無量壽經》戒世人：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。」不譏他過，存好心、說好話，是個人安樂、家庭和睦、世界太平之門徑。

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：著書撰文關繫著一個時代之治亂、社稷天下之安危，當然也關係到個人家庭之安康。怎能恃言論自由而隨口議論不顧流弊深遠、任意撰文而不顧因果報應呢？

言語文學事關重大，故佛在經上說，口業在地獄果報慘不忍睹，不可思議，信非妄言！古聖先賢教導我們「史載筆、士載言」，今日新聞報道，若能學孔子著《春秋》，匡扶正義、備言因果，令不法者有所畏懼，普羅大眾念善樂善，由此和顏愛語致吉祥，亦速於風霆矣！尊敬的師父上人曾說過，能夠拯救世界者，有兩種人——國家領導人和媒體負責人。若領導人以史為鑒，媒體皆隱惡揚善，文風浩然正氣，全球太平盛世的偉大時代也就為時不遠了。

文言文的特點

現代「語」和「言」是一個詞，但古代漢語中，「語」和「言」不同。「語」是指有問而答，而「言」是不問自說。

因為言是不問自說，故需謹慎。賈誼《新書》說：「言有四術：言敬以和，朝廷之言也；文言有序，祭祀之言也；屏氣折聲，軍旅之

³ 出自【北齊】顏之推，《顏氏家訓》卷四，《文章第九》，頁172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3年。

言也；言若不足，喪紀之言也」。這是說古人認為，大概有四種主要的場合才需要不問自說（其餘就不必主動開口了）：在朝廷上需要主動發言要和敬；在祭祀時需要有文言將其意義講述出來，要講求整齊有序；在軍旅中發號施令，事關重大，需要小心翼翼；在喪事中，追思逝者之德，因而是「言若不足的」。

最初的「文言」常指用於祭祀昭述祖德的文章。這不僅要講出來，更要刻在禮器上，以便傳世。因而有「刻為文，言為辭」之說。我國的文章，最初便是為了在祭祀之中，通過「文、辭」以成就「辭義」，即寫文、說話都要合乎道義，至少也要隱惡揚善，轉述大道，讓來祭祀的人民明白義之所在。

《大戴禮記》云：「貴本之謂文，親用之謂理。兩者合而成文，以歸太一，是謂大隆。」這是說，文是將天下之根本呈現出來，而且能夠讓當世的人們可以用在生活實踐上。這樣的文章，可以與真理合一、萬善皆備。這是文言文的特點。

文言文的形成

古人深諳語言為時地所限，變化無盡，故將「語」和「言」分開，令文言所著之文章，在祭祀之時，與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交流、分享，令大道之教化，廣行於世而無礙。漢字與文言文就這樣應運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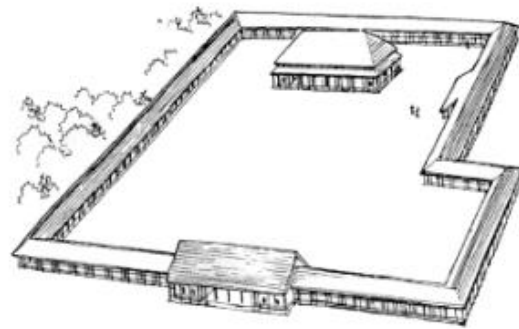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來的考古發現，已經證實了這種四方輻輳、共同祭祀的盛況，早在文字出現之初就已然如此了。我國夏代宮廷中間廣場的規模，可以容納一千人一同祭祀（見圖一），真是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。今之立國，首重劃定國界；古之立國，端在共同祭祀、全民接受孝悌忠信教育。

夏朝之所以稱為「家天下」，全在於四方來朝，「這種四海一家的情況，可以在號稱「夏王朝核心的禮器」玉質牙璋的出土情況上反應出來。牙璋是用以調動軍隊的兵符，邊緣形似牙齒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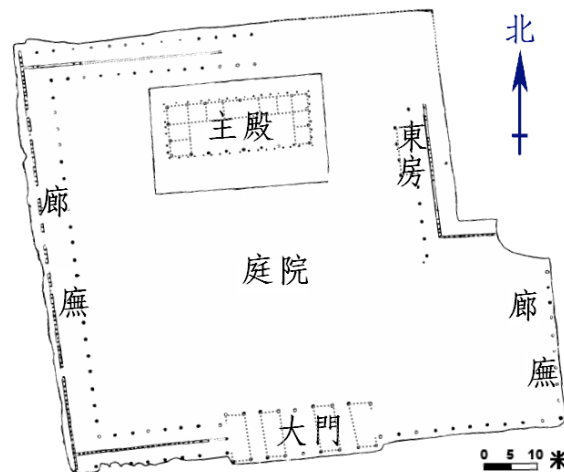
距今五千年至四千三百年間，類似形制的牙璋，在黃河流域、長

【清】王聘珍撰《大戴禮記解詁》，卷一、禮三本第四十三。「貴本之謂文，親用之謂理。兩者合而成文，以歸太一，是謂大隆。」條下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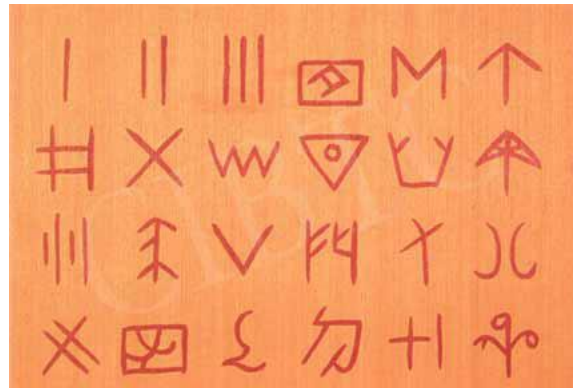
杜金鵬：「二里頭遺址宮殿建築基址初步研究」，《考古學集刊》（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）（第16集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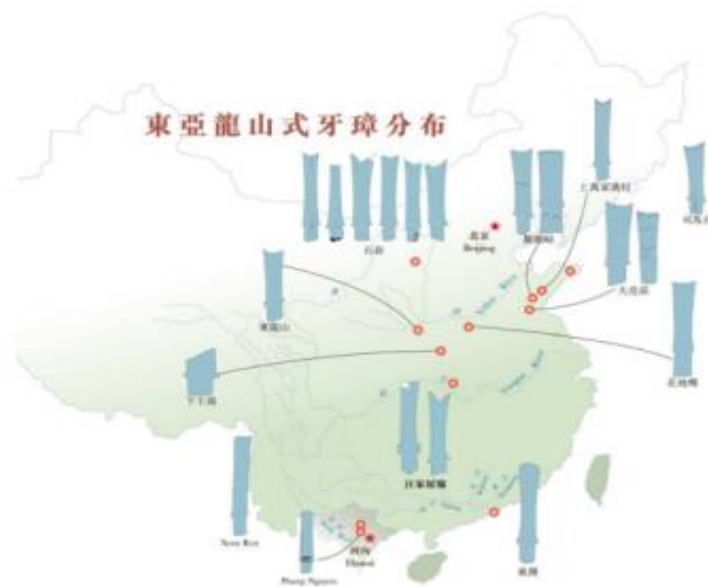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偃 (yǎn) 师二里头夏朝宫殿复原图



圖一、河南二里头夏代宮殿遺址，距今約三千六百年。該遺址東西長 107 米，南北寬約 99 米，面積約 10000 平方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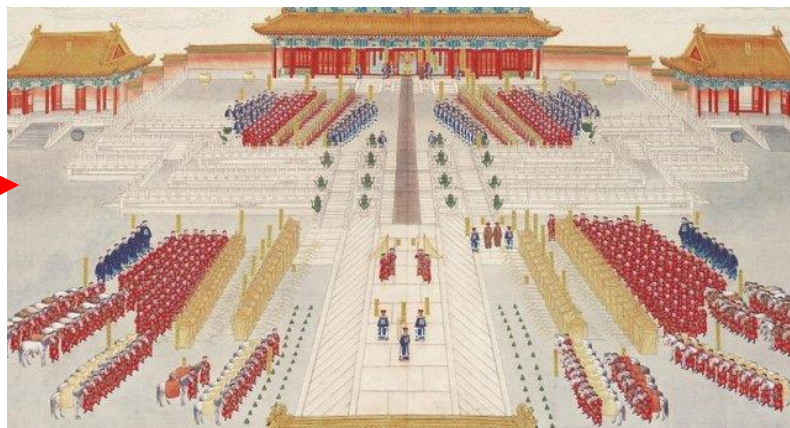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、二里头遺址出土的陶禮器上的刻符，從中可見，文言最初，可能是禮器上用來記事的文章。



圖二、左為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所繪製的距今 4000 年左右，禮器牙璋在全國出圖的分部狀況，從中可以看到中國版圖的雛形。右為一枚近年出圖的夏代牙璋。

江流域、甚至南海邊都有（見圖二），顯示出中國的雛形。此外，夏代京城刻著表意符號的陶禮器（如鬲與爵），在浙江、四川、甘肅都能看到到類似的形制（見圖三）。與《詩經》中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互證。據《大戴禮記》，各地派遣代表，或每年來朝，或三、五年來朝，參加祭祀、接受孝道的教化，中國就這樣在四方人民紛紛慕道學道、成聖成賢之中形成了。



圖四、這是故宮的太和殿前的庭院，它是在重要場合，供文武百官集合在一起，進行典禮的地方。可見，二里頭夏代宮殿所設立的傳統，延續了三千年，之所以能夠有這樣成果，全靠教育果。

四方來朝，形成了中國人的朝廷與天下（見圖四）。所謂「京師」，就是說皇帝所住的地方，是德行與文化的榜樣，因此，吸引著不同文化的人前來效法、學習。由於前來參加祭祀的人們來自不同的地方，方言不同、風俗有異，為了互相交流，共同學習、必須要有一種標準的行文方式，可以不受說話方式、風俗特點的影響。

漢字和文言文從一開始，就是幫助多元文化交流而產生的智慧的載體、教化的媒介。文言文的產生說明，它不僅值得現代中國人學習、更值得全球各個文化的人們都來學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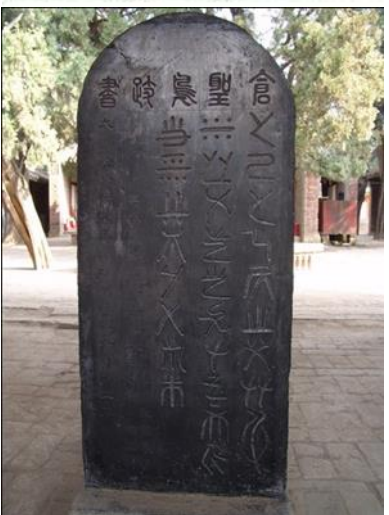
正因如此，從春秋戰國至近代，中國周邊諸國皆自然而然以漢字和文言文進行國際交流。公元838年，日本天台宗祖師慈覺大師圓仁跟著藤原常嗣大使來到中國求法。大使的商船有兩艘，同行的都是商人。可以想見，圓仁大師一定是用日文與商隊溝通的。每天晚上，大師都會用文言文寫日記，將行程記錄下來，計劃學成回國之後呈給天皇、傳給弟子。這就是當年在華學習的留學生共同的生活方式：言語溝通用母語，文字溝通用漢語，重要的資料、著述，一定要用文言文寫就，用宣紙製成手寫本、刻本，以期傳世千年。（見圖五）這個歷史的經驗，對今天中外大眾認識漢字與文言文的價值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

圖五、日人所繪製的慈覺大師圓仁法相
（上），圓仁大師所著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
（下），手抄本書影及內頁，一千多年後的人，依然可以讀得懂。當代著名日本學者小野勝年，以研究這本珍貴的記錄而名聞學界。這是用文言文記錄本民族的文化以傳世的一個例子。

最早的文章文——指示天下大同之道

漢語最早的文章，恐怕要算是倉頡留下的二十八個字（史稱《倉頡篇》）。據今天學者研究，這二十八個字，是講述祭祀的情況，內容可能是「老有所養、壯有所用、幼有所長」（見圖六），與距倉頡時代四千年的《禮記》〈大同篇〉遙相呼應。



圖六、在陝西白水縣倉頡廟內的倉聖鳥跡書石碑，及其所刻的二十八個字的拓片

由此可見，文言文是為聖人廣宣大教、團結族群、彼此互助合作、實現和諧大同的神聖的文字，其行文方式，必然標準化、規律化，令其超越時空、流布四方、傳世千年。

總之，漢字是「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」（許慎語）；文言文是「經書之所由生者，王政賴之以成，和諧因其教化而至」，漢字與文言文是前人垂賜給所有後世子孫的寶貴文化遺產，令「前人所以垂後，後人所以識古」（許慎語）。

有了漢字與文言文，五千年來的經驗、教化，縱然歷經焚書坑儒、異族入侵、天災人禍，依然保存下來、流傳至今，每個人，無論文化背景如何，只要肯學，都能看得懂、看得明白，都能與他本人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，只要肯力行，還能將古人的真實智慧用在現代生活之中。這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，最為奇妙、不可思議的文化遺產！

結語

如今西學東漸日久，國人視上古為蠻荒，聖王為傳說，渺茫不可信。遂令國學隱而不彰、古聖先賢的聖教遂無法利益當今社會，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！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損失，更是全人類的損失！

祖宗真實的智慧、對後世子孫深深的愛護，是經得起一切歷史考驗的。真理之光芒，共三光而常曜；孝敬之教化，歷萬古而常新。今天的炎黃子孫，若棄此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不顧，心逐外馳，就對不起祖宗、對不起世界了。

細讀歷代傳世之作，其結構自然嚴整有序、說理入木三分。佛經如此，儒、道傳世的經典（如《說文解字》、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）皆如此，他們都是自性的流現，自自然然莊嚴整齊。是故，我中華文

明，每每遇到災難，必然更加認真整理國故，向老祖宗學習，以期大化愾于天下！

文章千古事，善用漢字與文言文，將各民族傳世之教記錄下來，便於全球各個民族的子孫後代都能夠學習聖賢教育，過上幸福生活，實現國家昌盛，就能挽救人類文明於存亡繼絕之危急時刻；給全球帶來永世的太平、安寧！

以上是慚愧不肖弟子學習文言文的一點粗淺的心得。弟子口業深重，喜歡自讚誨他，曾經在做記者的時候寫下許多批評文章，現世報就是口氣熏蒸。寫這篇文章，痛切懺悔！恭請尊敬的師父上人慈悲教導！

慚愧弟子越溪頂禮敬呈